

表现方式的假定性，其基本准则是必须有助于内容的表达。做到了这一点，即使是显而易见的假定方式，也不违背艺术真实。连环画在人物头上画几道毫光，表示在做梦，这纯粹是一种假定，鲁迅为之辩护道：“这也不能谓之失真，因为观者既经会得了内容，便是有了艺术上的真，倘必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①有的作品不管人物什么身份地位、教养性格，都一律用相同的口吻说话，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责备；而童话作品中让树木石头说话，却没有感到悖理；这就是因为前者背离规定内容的表达，而后者则帮助了规定内容的表达。所以，想象的表现的真实，也包括着那种有助于表达内容的形式的假定性。

这也就是艺术真实在形式上的另一重要规定——想象的表现真实。

把艺术真实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规定结合起来，我们庶几能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了：艺术真实是艺术想象的逻辑真实和把这种想象有效地客观化的表现真实的有机统一。

不言而喻，这种统一只有在艺术作品中才能实现。艺术作品应该是一个有生命的、圆滑自足的艺术世界，艺术真实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定性。只有艺术作品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

艺术创作的领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艺术真实在各种不同作品里也就呈现出极为绚丽多彩的、不可重复的千姿百态。而且随着人类认识领域的不断开拓，艺术想象的本领也越来越活跃，越来越伸入到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观念中去，新的表现手段和新的表现方式也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掌握，艺术真实还将以它更加新颖更加令人惊奇的面貌出现在未来的作品中。

两本《时代文艺》

郭 清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代文艺》月刊，由时代文艺社出版，编辑人为邵英、黄旭，只出了一期。从这一期刊登的内容来看，有欧阳山、王萍草、辛劳、雁庸等人的小说，黄旭的剧本《奴隶们吼吧》，还有芦焚（即师陀）、金丁、魏金枝的散文，还发表了蒲风、许幸之、王亚平等人的诗，翻译作品有苏联的报告文学。野夫、新波的木刻也在这本刊物上发表。特别可贵的是陈琳从一九三四年三月号日本《改造》杂志上翻译了鲁迅的《中国的监狱》，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从以上这些作者和作品内容来看，估计这是一九三六年左联解散后一些左联成员自己办的刊物。这本杂志一向不被人重视，可是我们从中可看出，左联虽然解散了，而不少左联成员仍是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战斗，杂志取名叫《时代文艺》，也体现了它的战斗精神，表明他们要为时代而战，为这个时代创作崭新的文艺。

事隔八年，就在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一星期，在上海又创办了《时代文艺》半月刊文学杂志，编辑者是时代文艺社。共出两期，每期只十六页，刊物容量不大，但战斗性却很强。第一期有报告文学《战后晚上十点钟》，反映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英勇气概，第二期有郭明写的《鲁迅的诗及其他》，成寂写的《今后文艺工作的方向》，素素的独幕剧《黑夜不再》等。编者在《迎新时代——代发刊词》中写道：“现在民族解放战争是胜利了，放在我们民族面前的一个大课题，便是怎样建立一个进步的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们相信全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全中国的人民，都是以此为他们的努力的目标。”

从发刊词来推测，这个刊物是一群爱国的文学青年办的，虽然这本文学杂志没有发表什么震动文坛的作品，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它毕竟在历史的行程中印下了自己的足迹，在通向全国解放的道路上撒下了点点火种。我们在谈及现代文学期刊时，固然不能忘记那些有影响的大型刊物，但也决不可抹煞这些影响不大的小刊物，因为从这些刊物中能使我们看到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是如何与敌人作斗争的。

^① 《且介亭杂文·连环画琐谈》。